

近日，一则“文化部将削减六成以上文艺评奖”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文化部原有各类全国性奖项41个，整改后共取消25个，转出1个，只保留15个，减少60%以上。据报道，这次整改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具体到项目，哪些奖项被压缩掉，都能查到。比如取消文化部创新奖、全国戏剧文化奖；比如由文化部直接主办的5项节庆活动——中国京剧艺术节、中国歌剧节、中国老年合唱节、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和中国原生民歌节，均取消评奖环节……如此幅度和力度的整改，令人深思。

设置文艺评奖的初衷，原本是为了发挥其引导示范作用，推动精品力作的产生。但近年来，评奖过多过泛，奖项重复交叉，甚至还出现了“以金钱换奖项”的不正之风……这些问题不仅使奖项蒙尘，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也背离了文艺评奖的本来意义。

文艺院团：获奖不能成为的惟一目标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原国家京剧院院长、全国政协委员吴江就在大会发言中指出，文艺院团不能把评奖和比赛当成艺术创作的惟一目的。吴江的发言直指时弊，引起热议。他表示，评奖和比赛，只是促进文艺创作的方式之一，不是目的，文艺院团的目标应该是艺术本身的发展。“任何好的作品都是踏踏实实，反复打磨，雕琢才能成为精品。可眼下，为了拿到补贴和资助，文艺院团一直在创作的路上。作品里已经没有生活了，这让艺术非常功利化，已经不符合艺术的创作规律了。”对此，吴江深表担忧。

为评奖而评奖，为评奖而创作，造成了很多作品违背艺术创作规律，难以被演出市场接受。文艺评论家傅谨认为，大量的评奖都集中在新创的剧目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戏剧的传承。艺术家们会觉得辛辛苦苦学一个传统戏，把它演得很好，但却再没有机会获奖，相反花上不多的时间去排一个新戏，也许这个戏根本留不下来，但却有可能因此获得更高的荣

■关注 文艺界人士强调——

让文艺评奖回归本义

□任晶晶 夏宁竹

誉，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越来越多的剧团，不把演出放在第一位，产生了剧团围着评奖转而不是围着观众转的不良倾向。傅谨表示，整顿评奖是深得人心的举措。取消一部分评奖并不等于改变评奖对戏剧事业发展的导向，而是通过规范调整，把文艺评奖做好做实。

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是一位长期活跃在一线的知名演员，她认为，剧团、剧种，甚至演员的才赋都会影响作品艺术质量的高低，而作品的优秀与否，奖项不是惟一的衡量标准。以前好戏连台，正是因为艺术家的不浮躁、不追求奖项，真正的为了让人民欣赏到艺术而创作。“艺术家不能因为追求名誉与奖项，而忽视了艺术作品本身的内涵与价值。只要作品获奖，就将奖杯束之高阁，作品也随之不再提起，这不是一部优秀作品应有的结局”。

文艺评奖：除了做减法，还要做加法

中国电影家协会秘书长饶曙光认为，规范整顿文艺评奖，对促进文艺的健康发展，给文艺创造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生态环境，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要根据不同艺术门类的差异性进行不同的调整。规范整顿不能只做减法，要减法、加法两个手段同时运用，在削减的同时，对于一些已经建立起权威性、公信力，具有品牌影响力的评奖还需要有一定的加强。

饶曙光指出，像中国电影金鸡奖以及其他一些影视奖项，都因为两年一评而逐渐显露出评奖的滞后性。如今中国电影创作的数量已达到每年600部，两年就有1200部或更多。两年一周期的评奖是不符合电影创作生产规律的，因此很难对电影的创作产生更积极、及时的引导。对这样一些评奖，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要从评奖的根本目的出发，在对业内的情况有深入摸底基础上，根据电影创作和生产的规律，调整评奖的周期。

傅谨认为，对于文化部推出优秀保留剧目大奖，就是需要做加法的评奖。这一评奖着眼于演出，着眼于传承和继承，着眼于在演出实践中接受时间和观众的检验，更加符合艺术规律。该奖项鼓励剧团把优秀的剧目不断地演出、加工，形成剧团的保留剧目，这才是戏剧健康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傅谨相信如果该奖项能一直保持现有的高水平与严要求，并且继续推动类似的巡演，随着时间推移，其对文化事业产生积极健康的推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清晰地得以体现。

对于是否需要以新增奖项的方式来促进丑行等戏曲冷门行当的发展，傅谨表示，戏曲不同的行当在戏曲艺术中的重要性是历史形成的，我们要面对这样重要性的差异，丑角、武生短缺的现象固然要重视，但更好的办法可能不是单独给他们设个奖，而是要发掘这方面的优秀剧目，有好的丑角演员、好的剧目、好的表演，同样也能获奖，在没有好的演员的基础上

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北川兰辉》首度公演

2013年5月23日，北川县副县长，心系群众的兰辉同志因公殉职，年仅48岁。时值兰辉同志逝世两周年紀念之际，中央歌剧院将于5月22、23日在北京天桥剧场推出原创歌剧《北川兰辉》，以此紀念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兰辉同志。

大型原创歌剧《北川兰辉》用歌剧的形式塑造了当代优秀共产党员兰辉同志的光辉形象。全剧通过四幕场景，充分展示了兰辉同志无私奉献、敢于担当、勤政务实、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崇高品格，《北川兰辉》由中央歌剧院艺术总监俞峰和一级编剧胡绍祥共同编剧，由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作曲系系主任张大龙担当谱曲，中央歌剧院一级导演李丹丹担任导演。一级舞美设计师李宾和青年设计师晁数担任该剧舞美设计，并特邀了一级舞美灯光设计师周正平携手打造该剧。主演杨阳、徐洋。

心系人民、服务大众是中央歌剧院的优良传统。2009年初，为响应党的“让四川地震灾区的人民过好灾后第一个春节”的号召，中央歌剧院第一时间赴四川地震灾区进行慰问演出。就是通过这次的演出，中央歌剧院与四川地震灾区人民建立了深厚情感。2013年10月，中央歌

去设奖，反而是拔苗助长。政府设奖一定要有发展的眼光，在权威性、专业性的基础上具有可持续性，而与当下问题相关的奖项可以交给民间，使民间奖项成为政府奖项的有益补充。

以评代奖：引导文艺创作向艺术本体回归

“为了鼓励艺术创作，需要有一定的奖项保留，但以评代奖，对作品进行学术讨论，通过研讨看清作品的缺陷，吸取各方意见，或许能给创作者更准确、及时、贴心的引导。”茅善玉表示，“以评代奖”的举措值得推行。

“以评代奖”，这是文化部在去年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推出的重要举措。艺术节取消了沿袭多年的奖项评选，代之以在13天里举办28场研讨会。23名国内知名戏曲理论家、评论家、导演、表演艺术家头天看戏，第二天与主创团队面对面赏析创作得失。这一举措，跳出出相对小众的戏剧领域，成为戏剧界乃至社会关注的亮点。

傅谨谈到，评奖本是激励剧团的重要举措，但剧团越来越依赖评奖，就导致一些不良现象逐渐滋生，剧团开始更于揣摩少数评奖专家的美学趣味、和大众距离越来越远，以至于我们每年都会推出很多剧目，却无法实现推动演出市场发展的初衷。京剧节取消评奖，对整个戏剧事业将产生良性效应，引导剧团把创作目光转向观众、转向演出、转向市场，向艺术本体回归。

据了解，文化部将继续在第六届中国昆剧艺术节、第八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上开展“一剧一评”，组织召开主题研讨会；在全国地方戏中青年演员优秀剧目汇报演出活动中，召开戏曲表演艺术研讨会；在国家院团演出季中分艺术品种组织评论和研讨活动。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表示：“要处理好评论与创作的关系，把艺术评论时间前移，使评论与作品论证结合起来；树立清新质朴的文风，增加评论的可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话剧《茶壶就是喝茶的》：演的是人物 讲的是生活

2014年国家艺术基金资助项目、由济南市曲艺团创演的话剧《茶壶就是喝茶的》日前在济南再次上演。该剧由总政话剧团团长王宏执笔，总政歌剧团导演胡宗琪执导，围绕一把茶壶讲述了一个普通济南家庭在金钱与情感冲突中的遭遇。剧中演员以浓浓的济南乡音念白，借用大量相声、小品中常用的表现方式，并将山东琴书穿插其中；情节荒诞、对白幽默，充分展现了济南特有的风土人情和山东曲艺的独特魅力。王宏介绍说：“用方言很具亲和力，观众接受起来更方便。另外，这是喜剧，济南人天生幽默，用方言能呈现济南人骨子里的幽默，并把这种幽默用足了。”他认为，济南方言有其独特的美学价值，该剧继续保持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同时注重对人物形象的性格化塑造。“演的是人物、讲的是生活”，这正是观众喜爱该剧的重要原因。

此次修改重排，较之前版本变化很大。一方面，叙事手段发生了变化、戏剧表现性增强，比如加入了“低头族”元素，这个群体是游离于剧情之外的，但讨论的话题又与剧情相关，他们穿着另类，反复上场，拿着手机走来走去，时尚用语频出，无形中将整个社会都铺衬于戏中，增强了观赏性和多层次的艺术张力。另一方面，舞美设计有所调整，崭新的舞台背景里，泉城广场、五龙潭、趵突泉、杆石桥的金龙大厦等济南地标性建筑均在其中，再加上演员地道的济南方言，让观众仿佛置身老济南街巷。

（徐健）

日前，由中国曲家协会、中共合肥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主办的第四届“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据了解，“包公杯”自2009年开始，已经举办了三届，每届活动都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推出了《香烟的烦恼》《局长的茶杯》《送礼》《座右铭》等一大批优秀廉政题材作品。经过6年的积淀，“包公杯”全国反腐倡廉曲艺作品征集活动已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廉政文化品牌建设，成为深受曲艺界认可的专题类曲艺创作成果展示平台，成为激发创作热情、促进曲艺创作繁荣的重要抓手。本届“包公杯”征集作品要求以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和中央纪委十八届五次全会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任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奏响主旋律，唱响廉政歌，弘扬真善美、鞭答假恶丑为主题，充分展示广大党员干部为民务实、廉政勤政的精神风貌和先进事迹，揭露鞭赶腐败和歪风邪气。

（金山）

■新作点评



给现实生活的暖意

□戴晨

北京人艺小剧场话剧《朦胧中所见的生活》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点亮生活，温暖你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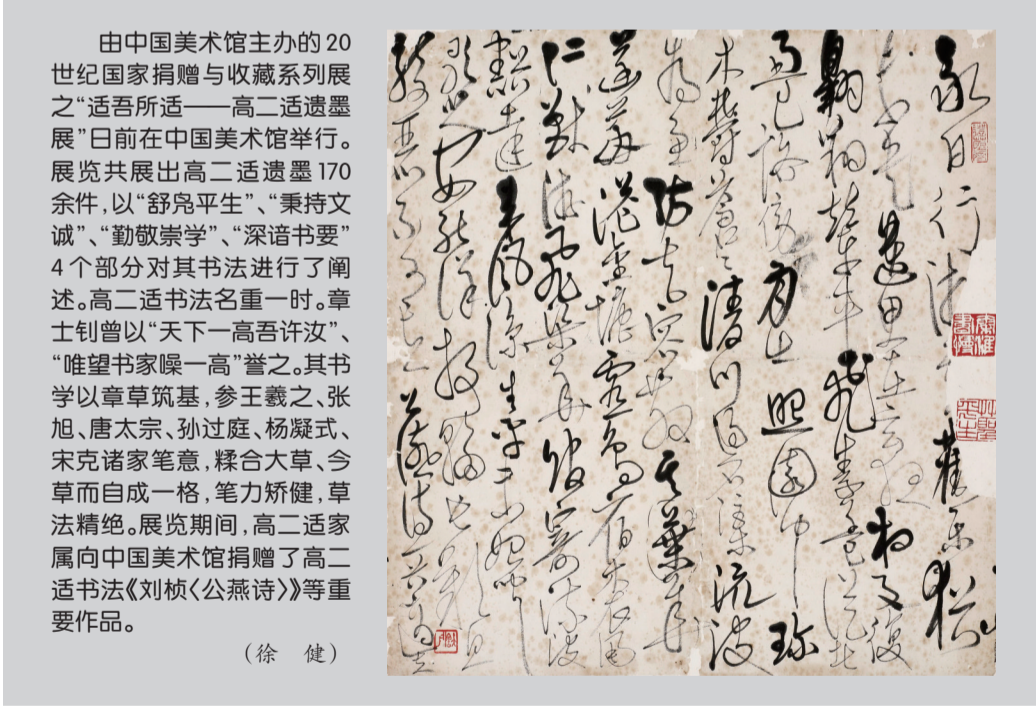
《朦胧中所见的生活》根据高尔基短篇小说《切尔卡什》、李师江短篇小说《老人与酒》改编，题目来自墨西哥诗人帕斯的同名诗。该剧有三个主要人物：飘荡在城市边缘的小偷老梁，面对金钱诱惑的民工小白，垂暮之年横遭变故的孤独老人老邱，他们是生活搏斗的失败者，对人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全剧由小白贯穿全场，演绎出两个小“对子戏”。该剧秉承北京人艺现实主义的风格，着力于刻画社会底层人物的生命状态，但与众不同之处是，该剧并没有对现实环境或人物道德问题进行批判和嘲讽，而是深刻发掘每一个底层人物身上的闪光点，他们尽管贫穷、身处底层，甚至做过错事，但并不卑微，在很多时候依依稀散发出人性的光辉。

三个剧中人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不期而遇，老梁因为穷而偷食富家里的财物，找小白作帮手。当老梁得知小白需要钱给家里人治病时，被他心底的那一抹善良所打动，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十年前，我跟你一样，一心想靠自己的努力，活出个人样！进城找个事儿干不容易，我没日没夜地干。可就是这么拼命，我还是赚不着钱。在人家眼里，你不过是一摊工业废水，不过是一颗生了锈的螺丝钉，不过是一堆没有用的残钢废渣……我是真想回家去，到地里踏踏实实干活，踏踏实实当个农民。”老梁决定把财物全部留给小白，独自离去。老梁走后，小白碰到了孤独的老人老邱，在小白的陪伴下，老邱逐渐信任小白，打开心扉，讲述了自己失去祖辈房子的愤怒及无法传承血脉的痛苦：“我一辈子

的苦，一辈子的屈，一辈子的心都困在这里，我不能让它没了！这里每一块砖、每一片瓦，每一粒沙都沾着我家人代吃过的苦，流过的汗！我不能让别人去拆喽！”经过一晚上的饮酒作诗，他也从小白身上找到了亲人的感觉：“小白子，大爷喝了你给的茅台酒，想给你说几句心里话。把这儿当一次你自家的行吗？把我当你的亲人行不行？我在这儿住了一辈子！这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坟墓。我打了一辈子光棍无儿无女，你今天能不能给我当一次儿子，叫我一声爹可以吗？”

可以看出，该剧中三个人物无一不对家园和亲人有着强烈的热爱和渴望。正是这种情感，让三个不同的人找到共鸣，激发出他们内心的善良。现实的人生，几多风雨几多哀愁，该剧并没有将盗窃、拆迁等现实矛盾扩大，而是细腻地表现这些渺如草芥的困窘者在艰难、现实的生活里，还能够某一时刻将自己的心事交付给一个陌生人，点亮自己的生命之火，照亮他人。

该剧的舞美设计别具一格，拆迁的工地、裸露的钢筋、大块的水泥、破旧的家具、残缺的墙壁连同整间四处漏风的房子被一起搬上了舞台，极其逼真。房屋檐上悬挂一个风铃，每当剧中人物触及到心灵的时刻，风铃随风作响，不仅与人物内心照应，还如琴弦一般拨动台下观众的心，使台上台下的心灵相通、共同呼吸。剧中人物的服装极其考究，现实主义风格中又不失浪漫主义色彩。舞台的灯光处理恰当地烘托了“朦胧”的主题，层次分明，特别是反映人物心中彷徨消极的瞬间时使用追光直面演员，使观众在黑暗环境中清晰地看到人物的面部表情。音效制作更为精心，当台上演员演出时，幕后的工作人员也在忙碌地配合时机，用不同的道具即时制作出风声、雨声、雷声、蛙鸣、心跳声等效果，为观众营造出一个更具临场感的观演环境。在舞台处理上，导演运用布莱希特“间离效果”，安排灯光、效果上台，穿插在演员演戏的过程中，在小剧场里为观众创造出更多的感官刺激，使每个人都是舞台演出的参与者。



（徐健）

黄洋独唱音乐会举行



近日，民歌新秀、中国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洋独唱音乐会在中国音乐学院国音堂上演，此次音乐会由知名指挥家曹文工担任指挥，中国少年民族乐团伴奏，辉煌之声合唱团伴唱。高水准的演出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场极富感染力的视听盛宴。

黄洋的音色甜美清澈，师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主任戴滨教授。音乐会以一首民族风格浓郁的湖北民歌《荷包》拉开帷幕，黄洋先后演唱了《青春舞曲》《祖国之恋》等风格多样、对演唱技巧要求颇高的声乐作品，充分展示了她师从名师多年来打下的扎实功底；歌曲《远情》《枉凝眉》通过她深情的演唱，把委婉细腻却又催人泪下的意境充分表达出来，体现了黄洋在演唱方面多变的声线和对作品的诠释与理解。压轴歌曲选自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把整场音乐会气氛推向了高潮。音乐会以一曲《龙船调》完美谢幕。

（艺文）